

遗 己 书

林 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林溪，原名黄祝勇，1981 生于安徽亳州，2003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获 2013 年金穗文学奖。现居上海，《建安》诗刊、《新城市诗刊》主编，策划主编《安徽 80 后诗歌档案》，作品入选《新海派诗选》、《同济大学通识教育诗歌读本》教材，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青年文学》、《天津诗人》、《散文诗》、《2015' 散文诗选粹》、《2014'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3' 中国诗歌年选》、《2010' 年度诗选》等刊物及选本。著有诗集《多想成为你的河流》、《一颗下午的钉子》、《隐秘的河流》、《情人劫》、长诗作品集《隐身术》、散文诗集《老虎》、长篇小说《烈焰》等。

出版前言：

《遗己书》序

作者：向晚

当一首诗，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怎样对待它？事实情况是——它被绝大多数人所不重视并贴上了“毫无意义”的标签。但是，总有一些人却做着另那绝大多数人费解的事情——即将诗创作出来，而诗人林溪就是这么一位。或许对这些人来说，这么做并不是想要它有什么效果，而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并以此坚持着。倘若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诗歌，它若能超越其时代特殊价值观的局限，进而表现出更加普遍的东西。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作者来说，这都是值得的——深感欣慰。

我与林溪相交甚早，一直以来，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对于诗歌的真诚之外，我更是看到了他的勤奋，尤其这几年，先后写了好几部长诗，且在短诗和散文诗上，也付出了不少的心血，这本《遗己书》就是一本相当具有代表的短诗集。本书分为4辑，共收录了65首短诗。下面就我的阅读向读者们说一说的我的感受：

在《陷入之书》中，有着沉重的孤独氛围：

星光惨淡

你一圈一圈地陷入更深的黑暗

而“陷入”大约就是这样一个意义，它隐含着“一个‘堕落’的属性，像‘神秘的穿过’、‘渐行渐远’等这类描述，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被孤立的原因。又如‘更深的黑暗’、‘密不透风’等则可以理解成‘我’的主要处境。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这些都是诗歌要传达的东西，是该诗的应有之义，它们就在字里行间起着它们各自表现的那一部分作用，而且对于主体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我们阅读诗歌已经习惯于从历史的语境出发，我们会有意的认为每一首诗都是作者抒情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还要承认，如果诗歌在表现情感和态度方面，有着作为作者个人的真诚意图，并且在——做为富于意义的层面上为诗歌而存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用另一种眼光来进入诗歌。正如林溪在《莫言非故旧，相识已三年》所写：

生活像一片废墟，革命的路上到处是暴民
他们把兵器藏在腰间，我有一把手枪
时刻准备着瞄向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活像一片废墟”确实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表述，从作者角度来说，因为诗人洞悉这“生活”所以才会有之后的判断。有位诗歌批评家说过，在某些程度上，对诗歌的常识性看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一旦涉及要探究诗歌的本质，这些看法就毫无裨益——它所引发的的问题远比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因此对于某些作品，我们最好是通过诗作为诗歌所传达的东西做出尽可能合适的判断。

《雪落故乡》表现的是一个相对平和，亲民的情感。同多数人一样，故乡对于林溪也有着强烈的归属意义，令人惊讶的是他那富有灵性隐喻：

栖息在廊檐下的麻雀
扑棱着翅膀
从一个屋檐飞向另一个屋檐

“麻雀”的意义相当明显，旨在表现林溪自己的生存状态，这样的比喻很容易让我们接受，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一个，就很容易再接受它的另一层含义了，比如“寒冷”，比如“饥饿”。于是在这一基础上，思乡的情感就愈发的浓烈了。不禁让人想起“故乡的夜里／只有雪落在庄稼地里的声音”……

在我看来。诗歌对于林溪，就像他的《一颗下午的钉子》表现的那样。由于他明确自己的信念，并为此努力着，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一印象：

钉子在一次又一次
寻找更深的进入时
终于停在了这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怀疑和质疑任何事物的时代，包括诗人所崇尚的那种信念或奇迹，对于多数唯物主义者，他们更倾向于把这种信念或奇迹解释成一种物质追求，而这一追求，几乎就要把诗歌“扼杀”。在林溪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像“钉子”一般的坚韧。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对人生的期望

和执着。如上文所说，我们坚持一件事，这么做并不是想要它有什么效果，而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以上的杂感似乎不足为序，我只能用这种方法草草写下来。林溪要出新书，他嘱咐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听之喜忧参半，喜得是真心为他勤奋感到敬佩。希望他能在诗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忧得是，卑之无甚高论，唯恐成为多余。

是为序。

2017年4月23日于安徽亳州

目 录

序言：《遗己书》序（向晚）	（ 005 ）
---------------------	---------

第一辑（19 首）

遗己书	（ 015 ）
抑郁之书	（ 016 ）
欢乐之诗	（ 018 ）
痛疼之诗	（ 019 ）
蝴蝶之诗	（ 020 ）
四月之殇	（ 022 ）
陷入之书	（ 023 ）
食物之书	（ 025 ）
周末之诗	（ 027 ）
忧伤之诗	（ 028 ）
四月之梦	（ 029 ）
时间之秋	（ 030 ）
黄昏之诗	（ 031 ）
狐狸之诗	（ 032 ）
欢愉之诗	（ 033 ）
困倦之诗	（ 035 ）
矛盾之诗	（ 036 ）
童话之诗	（ 037 ）
受难之诗	（ 038 ）

第二辑（16 首）

莫言非故旧，相识已三年·····	（041）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042）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043）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045）
传镜看华发，持杯话故乡·····	（046）
翻阶蛱蝶恋花情·····	（047）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048）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049）
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050）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051）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053）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055）
七月流火金屋寒，夜半无人私语时·····	（057）
爱子性情奇，初生玉树枝·····	（059）
独夜长城下，孤吟近北辰·····	（060）
末世造宝刀，器官见性情·····	（061）

第三辑(20 首)

4 月 9 日，与诸君对饮·····	（065）
初心·····	（066）
蝼蚁·····	（068）
生日·····	（070）

枯井·····	(071)
灰麻雀·····	(073)
雪落故乡·····	(075)
还给你·····	(076)
康桥，康桥·····	(078)
空椅子·····	(080)
致爱人·····	(081)
鱼骨·····	(083)
春风·····	(085)
三月·····	(086)
雨水·····	(087)
信仰之远·····	(088)
苹果·····	(089)
沉溺·····	(090)
昨天·····	(091)
失控·····	(092)

第四辑（10首）

隐秘的河流·····	(095)
一颗下午的钉子·····	(097)
阳光、铁及失忆症·····	(099)
下过阵雨的黄昏·····	(101)
大寒·····	(102)
雨水·····	(103)

戏子·····	(104)
孤独的一天·····	(105)
红灯区·····	(106)
秀沿路 99 号·····	(108)

第五辑（点评 8 篇）

杨四平点评《鱼骨》·····	(112)
简明点评《大寒》、《雨水》·····	(114)
涂灵点评《我爱你》·····	(117)
祁鸿升、李哲夫点评《下过阵雨的黄昏》·····	(119)
宗月点评《孤独的一天》·····	(122)
董书明点评《伤害》、《赏雪》、《沉默》·····	(124)
舞舞点评《空椅子》·····	(127)
卢辉点评《一颗下午的钉子》·····	(129)

附录：

诗人黄祝勇词条（百度百科资料）·····	(133)
出版机构介绍（诗歌报网站）·····	(135)

第一辑

此时，你就是我的敌人

每一次想到你，痛疼就会增加一分

这道理简单而朴素

• 遗己书

信念似一口浓痰，钉在粗糙的墙壁上
苦练多年的读心术倒戈相击
诺言溃败得像一句谎话，一切都无足轻重

还能有多少措手不及要紧随后
试着将目光投向远方，却落在阴暗的身后
阳光盛大，只是一句空话

无足轻重的还有一俱黯然失色的
躯壳。倒伏的药罐
已经救不了这个春天，以及散落的桃花

剩下的草药，杀死了豢养多年的狐狸和麋鹿
洞穴空空如也
偷窥者的窃窃私语，熄灭了体内的马达

虽然生活玩弄了我，我依然热爱
请将这句话
当作一句残缺的碑文，留在我的签名里

• 抑郁之书

村庄之北，大片的麦田在等待收割的镰刀
河水自西向东
水底的鱼骨和鹅卵石，击散光线

鸟鸣尖利地划过书桌
这是父亲的咳嗽，是母亲忧伤的叹息
伪装的绚烂迅速黯淡下来

额头之上，有草木之灰
如果推开向西的窗子，有片幽静的树林
空气中残留着刀斧的暴政

在假设的南方，老师疯狂地散发试卷
教室禁锢的青春，藏着所有人的希望
泡沫中泛起漆黑的光

逢周一，父亲便去东方
他早出晚归，混迹于一群孩子中间
用沉默和指尖的烟火，缓解体内堆积的黑暗

父母彻夜未眠，他们用洗衣粉为我
造出一个新世界，在我的耻骨上盖起高楼大厦
这些都被我用橡皮轻轻擦掉

• 欢乐之诗

在这座森林的内部，在你的脑海之中
那些蓝色的波澜，被晚风吹拂
在你旋转的舞步里，在这寂静的夜色里
更新鲜的你，久居玫瑰绽放的宫殿

而此时。除了你的笑容
除了月光从高处撒下颗颗闪亮的光斑
让你的美貌定格之外。别的，还有什么
我们多么需要，又期待了多久这样的瞬间

好吧。让狡猾的狐狸从睡梦中遛出来
让高贵的豹子，穿上它的花衣服遛出来
让灵巧的蛇、笨笨的小熊、骄傲的兔子遛出来
让那些长满幻想的小蘑菇，仅随其后吧

我们蹲在树叶上，回忆河滩、游鱼、蝴蝶
回忆阳光明媚的白天，被雨水一遍遍冲洗
然后，我们说：晚安
让群鸟渐渐散去，我们将湖水慢慢溶化

明日仍将花开满园。而此刻，晚风涌动
晚风肆无忌惮地扑了我们一脸
当我们幸福地低下头
辽阔的涛声吹过我们——吹过我们的今天

• 痛疼之诗

隐秘的刀锋，切下一段小时光
许多人曾被这痛疼感动
他们送来祝福，送来鼓励和安慰

窗外的阳光，照在温暖的床单上
随着樟树的枝条晃呀晃的
我心中的小诗意，随时都可能盛开

你一直在远处弥漫
隔着无形的电波，隔着漫天的尘霾
你微微荡漾，却暗含清晰的杀机

此时，你就是我的敌人
每一次想到你，痛疼就会增加一分
这道理简单而朴素

这样的你，常在梦中笑而不语
我想和你拥抱，如两个久别重逢的人
可我越这么想就疼得越厉害

• 蝴蝶之诗

我爱你的翅膀，对称的美
此刻它薄如一阵春风，从遥远的花园吹过来

草原上牛羊躁动，最低处的
嫩绿，无边的远方，阳光是千年之前的绚烂

西湖边上的锦瑟，从寂静之处升起
这绽放的声音，淹没了庄生繁花似锦的梦程

如果不是在夜晚，我更爱你扇动的韵律
轻巧地落在一只豹的鼻息上

世界如此静美，在落日的余晖中缓缓睡去
亚马逊流域的风暴，熄灭在你的断翼残骸之中

窗外的月光，一夜比一夜盛大
千里之外的风雪，吹打着我单薄的枝头

我在那里饲养麋鹿、棕熊、仙鹤和奔跑的犀牛
这渺小的爱恨，不及你翅膀上的色彩

此时我想起故乡，你飞在流水声里
霞光将我唤醒，一群在河里裸泳的伙伴

童年的铁环，在村外的花丛里流动
我从一首诗里抽身而出，这是你纸上的华沙

我爱你的翅膀，自然的美
此刻它薄若一阵秋风，从田野上吹过来

• 四月之殇

有没有一个摇篮
可以安放这四月的裂帛之声

睡梦中的孩子
不再尖叫着屈从于坍塌的断壁

有没有一艘船
可以承载这四月的颠簸和疼痛

在绝望中睡去的人们
依然可以闻到群山上野花的芬芳

谁能缝合那一道长长的缺口
在千里之外送上祝福

用爱和拥抱
送走这个四月彻骨的倒春之寒

更多的人站在自己的渡口
想起了远方的天空、沉年的衰老

他们抽出身体里的纸
包起多年前五月里残留的灰烬

• 陷入之书

深夜不可琢磨
他们把你丢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灯光摇晃
香烟被火追着跑
窗外的虫鸣甚是孤寂
蝙蝠从树梢中隐秘地穿过

想起刚才的花园
空无一人
所有的陌生人都站在你的对立面
恋人也渐行渐远
星光惨淡
你一圈一圈地陷入更深的黑暗

此时你更想陷入斟满的酒杯
陷入她的包围
凋敝的生命永远比骨头更轻
密不透风的蓝里

死亡就埋在她美丽的笑容之中
幽灵一般俯身

你是否能够听见远处的涛声
海水发出低沉的咆啸
腐朽的香气

从楼下的紫藤花架下弥漫出来
我想陪着你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举行沉默的弥撒

• 食物之书

终于，抗议之声焚毁了遮羞布
阴谋掀起一角
被隐瞒的化学物质、腐肉和工业酒精
填满穷人的肠胃
食物弥漫着铜臭味，被端上餐桌
那些正襟危坐的人，闭目盘算着钱包

许可证书退回到暗室
连同不值一文的良心锁进抽屉
我们移开镜头
缓缓剥开用苏丹红腌制的鸭蛋
金币般的蛋黄
无需用地沟油再一次爆炒

过街老鼠与胎死腹中的婴儿
都可以烹制
一个被放在路边，一个被送入包房
食客们馋涎欲滴，忘记疼痛
真相长时间被浆油包裹

有些人内心不安，让失眠泄露了真相

看上去一切都还有药可救

大家手忙脚乱中吞下一粒胶囊外壳的药丸

一双破旧的皮鞋狠狠地砸在胸口

羞愧啊！

病灶处开始溃烂，阳光挟着刺鼻的脚臭

污水翻滚着在前方闪耀着绿色的光芒

• 周末之诗

多么的不切实际，幻想长出小蘑菇
给你留出一条长长的通道
在通道的两侧，种上各种色彩的灯盏
你在一步三回头的时候泄漏天机

这样的时光，又是多么可靠
我在方向盘里，漫不经心地左右旋转
你早以侵入我的时光机器
这像一场梦，两看相不厌的纠缠

外面的阳光、空气，始终无法进入房间
没有窗口，空调里流出冰凉的水
还会有多少朋友，在此时转身离去
我听见有人掩面痛哭，有人窃窃私语

我更想送你一首快乐的诗
在音乐声中朗诵她，这样更像一个周末
然后等到日落西山，凉风乍起之时
去公园深处，摘下小蘑菇，继续相

• 忧伤之诗

那些忧伤从你的身体里涌出来
越来越暖的春天
用力裹着我们的窃喜、不安和战栗
我们拥抱，一点点失去重量

我偷偷地画出一大片森林和
轻轻吹过树梢的风
我不敢轻易告诉你和我自己
那些温暖的光线，被挡在森林外面

忧伤的线条
纠结在一起，一次又一次撞向我
那么宁静，又那么汹涌
我渴望给她一个回应，把爱和忧伤

放在一起。服从内心
这已经是全部。不。这不可能是全部！
饱涨的河流从春天内部流出来
盛开的雨水随之蔓延，无限扩张…

• 四月之梦

四月凌晨，我们做着同一个梦
彩绘的道路上，藏着天空一样的幸福

两个开着花瓣的人
在大海的深蓝里靠得很近，春风

温软。仿佛阳光淌过房檐
这是你在早晨升起的炊烟，我绘出的温暖

我还打算加进一群人和一个时间
让他们个个面带微笑，老师在这画里面

我们去水边
在四月的裂帛声中，做一对和睦的邻居

我在岸边种菜、耕田、劈柴、升火
你在屋前种花，河边洗纱

闲来无事，就用树枝在地上画出方格子
你在方格上画出小沙包

我们一格一格的跳过去
直跳到南风吹散春寒，鲜花铺满岸边

• 时间之秋

迅速把钉子拔下，把朝前的时钟
倒挂。忍着疼痛的河流
紧拥着鱼群，它变的结结吧吧

谁都不用互相牵挂
叶子逃离天空，鸽子从楼顶飞下
而我在这个秋天突然感到
害怕

我在深夜
潜回生我的季节，沉入河流
鱼群从水底
冲进我空荡荡的体内疯狂厮杀

我在梦中失声痛哭
哭声惊醒父亲、惊醒屋后的稻田
钉子从此，再也放不走秋天
放不走时钟的“滴哒”

• 黄昏之诗

那些旁观者
骚动不安的手指情不自禁地
勾来勾去
而我们仍被钉在原地，一动不动

是否该怀疑这样的黄昏
晚霞散去
放弃思考，转身微笑或无动于衷
也能让心跳加速、有所顾及

为什么不能再勇敢一些
软弱到一无是处也行，远远地躲藏
等暮色四合，人群散尽
事件就此结束

疼痛是一抹残云
旁观者留下的窃窃私语、指手划脚
没有结果的等待
让它们转身，周围响起一片唏嘘

• 狐狸之诗

那些旧时光
那些在旧时光里微微泛出的甜
已在黑夜里失去光泽

我们也没能在雪地上留下爪痕
药罐被打碎
也没有足够的草药可以疗伤

不辞而别的人
一次又一次破坏虚无的秩序
其实在面具之下，已无秩序可言

可你总想着去挽救、抚平、豁免
试图用一个新的错误
修正已有的错误，携带悲伤和友善

但那些旧时光
连同那些在旧时光里被遗弃的
早已滑入草丛，无心返回

• 欢愉之诗

所有声音都是香艳的
荡漾
由近及远
在拥抱里扩散在亲吻中消失殆尽

凤凰把她五彩的羽毛融化在
粗糙的世俗之中
欢愉不言自明
时间在最后一刻交出鲜嫩的茧

欢爱向上，柔软如丝
肉体向下，坚硬如喷薄的日出
而中间的平坦
却掩藏不住起伏不定的言外之意

时间不会静止
不安之声在缓缓流向体外
你可以兴奋不已
但不要设置界限不要放弃纠缠

两个人都在说今生
现在就是今生
而每一次的进入都是从前
是的，只要在一起就能波涛翻滚

再没有其它词
可以带着我们飞向更远的地方
此刻的凤凰看透了
命运的波澜，它比天空要小一点

• 困倦之诗

这个午后被你包起来
成堆的合同
排着队等你回来
他们盯着时钟和发光的货物
他们把太阳
挤到到棕榈树的另一面

你无法拨开纷乱的纸张
空气、水、渐渐暗下来的光线
从前方把你的脑袋压得很低
一群玩累的孩子
绕过楼梯、旋转门和水杯
消失在视线里

你担心他们的安静
会在瞬间消失
于是你让窗帘垂到地板上
把手机和外面的阳光
一分为二
把自己赶进温暖的身体

• 矛盾之诗

我的身边，人头攒动
有谁知道
人群之中，藏着一片怎样的汪洋

没有人能看见我的内心
空洞。坚硬。虚妄之中借酒浇愁

想起我的前世
整日游荡在山水之间
喝酒、抚琴、打铁、耕田、摸鱼儿

没人能看见我的炽热
冰冷。傲慢。安然之中暗藏天机

偶尔邀三五好友
携美酒、佳人，席地草莽
不问曹马之争，轻摇羽扇，谈论风月

我是一座怎样的孤岛
被一片海围困，左右为难中虚度光阴

醉一次就忘乎山野，借一寸光阴
借一缕阳光、一阵轻风
微微吹抚

• 童话之诗

四月还在，乐乐熊和蘑菇小象就提前到达
我内心深处的丛林。阳光缓慢地

洒下来。天空湛蓝，一天比一天清澈、透明
此时，我可以享受这快乐时光

洁白的云朵下，我想起爱情，马车，月色、花朵
还有往事（一杯如鸩的苦酒，莫大的哀伤）。

我所爱的兔子也在路上，与春天不谋而和
我要在内心深处喂养她，等她长大

给她硕大、鲜艳、苹果的香甜。给她胡萝卜
春风徐徐，阳光饱满而温暖

让我所爱的声音，朝向田野、河流、山冈和炊烟
离开所有的虚情假义与貌合神离的危险

我们晒出自己的真实，朝向起风的一马平川
快乐毫无拘束，悲伤没有归路

• 受难之诗

温暖随着鲜红的液体，从身体里迅速流失
而你依热然爱着这个缺少寂静的世界
所有暧昧的词语为何都显得如此的眩目

我被我体内的结石纠缠着
这让我感到羞耻，还有晚饭后的慵懒
还有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境，都让我感到羞耻

透过你略带抱怨的文字，我看见孤单的我们
被拥堵的车流分开在夜的两边
风凉如水。风吹起你疼痛与疼痛之间的心思

此时的疼痛和孤单，为何会也要如此眩目
把我们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吧
用那尖锐的、冰冷的、粗糙的、扭曲的器物

贯穿我们。然后一点点风干，再疼也要
破泣为笑。两个因相互吸引而泛滥的人两只
在冬天之后仍然紧紧拥抱的刺猬

第二辑

生活像一片废墟，革命的路上到处是暴民
他们把兵器藏在腰间，我有一把手枪
时刻准备着瞄向自己

• 莫言非故旧，相识已三年

如果能隐去更多的细枝末节，爱可以恒温
三年如同一日，每每相对
真假不辩自明。良友亦或敌人不分良莠

我们却掩着彼此的偏旁，只露一半给对方
缺一个棱角，缺一块会意的脸色
莫说三年，三十年如一日，又该如何？

被忽视的一日三餐，也有自己的真面目
杯盘狼藉的桌面，唯有残羹剩饭串起
维稳的焦灼。默默相对的人，情欲的奴隶

这不是他们的错。毕竟陷入城池的
不只这一对。明月有心，沟渠却四处横陈
簇拥两难，两个叵测的心如同覆水

还是算了吧。如何指望能从虚无之中
扯出一匹黑马？白马也已疲倦
这杂乱的人间，仅仅剩下一颗皴裂的壳

生活像一片废墟，革命的路上到处是暴民
他们把兵器藏在腰间，我有一把手枪
时刻准备着瞄向自己

•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其实，我一直想写下这个春天的美好
让年幼的偏执，缓缓沉入水底
甜蜜的词语，像呼吸一样蛰伏在唇齿之间

连续几个深夜，我总是反复梦见蝴蝶
一只，或者一群
带着潮湿的香味，从幽远的山谷里飞过来

律动的翅膀，舞起微风
我的内心荡漾，世界却静得听不到一点声音
喜悦挟裹着香气，从穹顶慢慢溢出

向下的急驰，给我一个半梦半醒的午后
因激动而吵哑的喉咙，水波一样颤动
我的双眼，被你的低头一笑灼伤

爱情就像春天，来得突然而娇艳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出了我苦涩的内核

只留下一截悲伤的外壳
只因初见的感动，你让我忘掉背负已久的债
你多汁的舌尖，让一个老男人的爱情
彻底失去了治愈的良药

•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午后白云，略低于天空

暖风吹动小心思，水波泛处，鱼鳞闪烁

可以三五成群，谈笑风生

赏花开四野，桃之妖妖，赏一个好心情

也可入陋室，好友围成一团

此时甘泉四溢，龙井之香弥漫舍内

阳光淌光屋檐，洗净连日的尘霾

所有的美依旧美着，如微风拂动草尖

有多少人在光阴里晃动

还有多少人，在用力地绘着青春的彩图

画布上的枣红马驹，嘶鸣溅起水花

这样的小冲动，或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其实惺惺相惜者，内心都藏有透明露珠
可以靠得很近，也容易互相碰伤

这源于往事里被注入了太多酒毒，像开始
略低于天空的白云，随时会被风吹散

而朋友可以成为铁证
在每个生日的黄昏，种出满树梨花

•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酒杯的碰撞之声，击碎弯曲的夜色
春风迟缓，仿佛抽新的柳枝
只有咬紧牙关，才能挣脱时间的弓弦

虫豺衔来卷刃的荒原
星火般燎原的寂寥，燃完半截滚烫的香烟
晚归者破门而入，不可避免的酒醉

在一片低沉的愤怒中，灯光颤抖
有人会在此时误入空旷的歧途
在摇晃的酒杯里，继续奔赴荒诞的淤泥

而我不必辩解，时间和空间的两难处境
只要河流逆转，冲掉胃中的积垢
一切皆会安好如初，像一个怀旧的老东西

细数尘封的往事。可以自语喃喃
也可以有一颗泉水般的心
等待岁月的屠刀，慢慢剥去身上闪光的鳞片

这只是时间的小花样
在时光的隧道里，顺序缜密到不差分秒
我们却可慢下脚步，捕获稍纵即逝的幸福感

• 传镜看华发，持杯话故乡

我们持镜自照，而镜中之人
也不一定就是我们自己
虽有初雪霁日
亦有暗香在时光的步步紧逼中萦绕

衰老并非荒唐
这一生的漫长总要留下蛛丝马迹
早生的华发
如同重大节日后聚拢的尘埃

夫人操持家务，我在一旁读书品茗
纵然国泰民安，相敬如宾
但日复一日的碎碎念
也要在他乡漫长的假日里积满是非爱恨

亲人都在远方
因为生存的使命，使有常变得无常
使无常变得更加无常
若不是相隔千里，谁还会怀念

乡音的纯朴和多样性
总要留些时间，照一下过去的镜子
虽说“放弃何尝不是一种归宿”
但这句话在故乡的辞典里从没有存在过

• 翻阶蛱蝶恋花情。

一只怎样的蝴蝶
在花褪残红后，轻掩了门扉
独自在微醺的春梦里
浅唱低吟他无休止的忧伤

残月被晓风吹拂
斜斜地照在那只蝴蝶的翅膀上
月光流动处，一千年如一日
依然有黯黯花香盈长袖

又是一朵怎样的花
在明媚的春天恰逢多情的蛱蝶
那时相视的一笑
一定是舞鸾歌凤、百媚生情

而如今，春去夏来雨横风狂
黄昏的鼓声
在渺茫的江湖里越长越长
含泪的蝴蝶，用茧巩起了城墙

•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茫茫水域

斜风微吹着如织的细雨

小小的蚱蜢舟上

一顶蓑衣钓满江的清闲

远处大片的芦苇被风吹着

远远地

那些起飞的水鸟和沉潜的游鱼

在我的酒杯里划出痕迹

山野的天空安静

一个人的生活不再毫无趣味

即使不是晴空万里、云淡风轻

我依然爱这

雨中的群山很美

烟波浩渺的江湖很美

舟中的小酒杯很美

不想回家，浅浅的欢乐也很美

•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多想去狼烟斜吹的塞外

横刀饮马石旁

听八千壮士和而击筑的悲歌

一身肝胆挑起千里边关的冷月

还有那望不到边的沙雪

胯下一骑黑马

从老单于负伤之地奔驰而去

有多少义气书生要投笔从戎

听鼓声阵阵，破敌千重

可又有几人能破得了世间迷障

空留一颗赤子心埋骨荒草

这让我想起回归故里的班超

被大漠染黄眼睛

孩子在街上叫：看啊，那是胡人

• 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据说她们曾经善于抚琴
美妙的声音在流水上跳动
开满桃花的小坞
在她们长长的水袖里随风起舞
娇莺的歌声里飘着酒香

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比如她们不再离世孤逸
离开碧海青天的仙宫偷下凡尘
然后遇到俊美的小伙
于是开始贪恋爱情，乐不思蜀
她们渐渐爱上人间烟火
学会了扫地、洗衣和淘米做饭

当然这些都是幸运的神仙
也常有流落风尘，芙蓉失色的
在十里长街
她们浓妆艳抹，聚在廊檐上
酒楼歌馆的灯烛
照得夜空泛出透明的温暖

•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昏昏然之人，在嘈杂声中凝固成霜
昨日之曲，晾晒在耻骨的另一面

数日内，细雨迷蒙
樟木的碎花，打枝头捎来春末的清香

且不说今日艳阳高照，词语在人间怒放
只是响亮的酒隔，使美梦得到延续

或以志同道合者，结伴而游
一身素衣，在折扇的晃动中招来轻风

有大家闺秀，侧身穿过柳荫
或有小家碧玉，远眺湖水时笑而不语

还可以谈笑风生，凌波微步，老树新花
撩拨春色——微微闪亮的小花样

红尘翻滚处，何须顾及轰鸣的螺旋桨
用别人的事业糊口，多少有些悲凉

纵然有千年时光，也会一晃而过

这日复一日的尘世，有必要重新认识

不如饮美酒，游手好闲，放荡公子模样

口齿之间的醇香，蜜汁闪亮

•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而立早过，年愈古稀的父母仍百般呵护
若不是已为人父，还要多久
才能体会，他那花白耳鬓暗藏的厚爱？

雏鸟早已羽翼丰满，他们远离巢穴
远离喋喋不休的唠叨，练习捕食和杀戮
也练习爱和永不停歇的责任

从牙牙学语到一日三餐
我们一点点在父母身上汲取抚养的经验
对孩子的包容：义无反顾且毫无怨言

哀哀父母，像极了一把老朽的木质梯子
哪怕再有一瞬，坍塌的命运就会来临
他仍坚持，把我们高高地举起

而它的身体，在苦味的土地上挣扎着
被紧紧包裹的时间，消耗掉光泽
消耗掉，光彩夺目的春天

这是真实的。向上的梯子有苦艾的芬芳
佝偻的身体饮着热血，战栗的双臂
将一根根谦恭的骨头，植入我们的体内

•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一颗怎样的小苹果，让昨夜的蜜汁
陷入温软的沼泽，水草倾覆
翻滚的红浪，在归途中迷失方向

月色似水，祖国的大地上一片汪洋
那些归去来兮的美人
多想看一眼，马车内的胖哥哥

可你的一颦一笑，才是清神的靓汤
马匹踢踏，雾霭疏密有致
体香穿过肃静的旷野，虫鸣交织

这浩繁星辰，藏有多少远方的眷恋
鬓角白发，早已雾轻云薄
我要快马加鞭，服从内心的指向

锦瑟和弦，浇灌了剩下的睡眠
洞顶乌龙的茶香，淡了一寸又一寸

而心形芒果，施了太多衰老的毒

那闪亮的蜜汁，早已契合你

庭前叮咚的溪水。只待倦鸟归巢时

一睹令人心碎的万物之美

• 七月流火金屋寒，夜半无人私语时

苦练分身之术，名义上的敌人或朋友
在短暂的欢爱之后，他们相互指认

回忆也是一种返回，聚少离多也有归途
无法两看相不厌，更无法囚禁相思

而七月之火，在加速推进
我们像放弃一条河流一样，放弃欢愉

连日暴雨，试图洗净积满尘埃的躯壳
那么多追着闪电的人，那么多

在风暴中溺亡的人，与我们何其相似
拚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也无法靠岸

遗忘虽短暂，却可复破败不堪的堤坝
猛虎在洪水中隐退，这是宿命

这是我们共同的情人。夜色撩人
比当初的相遇更加迷人，那么多的热爱

子夜时仍在燃烧，隔着错乱的夜空
为你所爱寻找出口，以避开倒灌的洪水

不再迷恋分身之术，做一世冤家
我要在荒芜的旷野上，还你一万只蝴蝶

• 爱子性情奇，初生玉树枝

时间是一剂良药，能治愈等待的漫长
初生的啼哭声之中，暗藏着美妙的欢欣

其实新生的光，和闪亮的色彩
是可以高高地悬挂起来的
就像节日里，我们悬挂起来的漂亮的灯笼

我们都是打灯笼的人，只有你
在温软的光影里，是被幸福笼罩的孩子

原我最亲爱的孩子
是那玉枝上的白色花朵，迎着满面春风
带着自由的呼吸，欢快地绽放

让剔透的露珠儿，调皮地打湿你的小衣裳
我要亲吻这些小可爱！在夺目的空气中

有空灵的音乐，从闪光的枝头飘过来
漫过江南的忧伤，漫过一整个上海的孤独
艳阳因此高照，像一支灯笼飘在花香里

• 独夜长城下，孤吟近北辰

劳碌了整天的秦朝民工
在风沙磨锐的星辰里，慢慢陷入疲乏
若非远山上的积雪，薄了月色

我们仍可在自己娴熟的技艺里
经营荒废的家园。被风越吹越冷的兄弟
紧紧抱着受伤的肩膀，酣然入梦

只要有火焰和盐的地方
富有的国王都会继续盘剥贫穷的人民
剑戟冰冷，而高举的皮鞭滚烫

狼烟起处，泥土也跟着坚硬
饮马石旁的低鸣，穿透漆黑的夜色
一万里的砖头，都跃跃欲试着飞起来

想到这里，我的内心一阵荡漾
一再抬高的土地，有了海浪翻滚的声音
星辰闪烁，漏净了几千年的悲伤

是的，是非对错都将湮没在历史中
长城脚下，砖缝里渗出泥土，野花芬芳
时间会宽恕一切，尘埃会归于尘埃

• 末世造宝刀，器官见性情。

——兼致诗人刀刀

今夜若是无酒，你只守着洛阳的月亮
看人间沟渠横陈。月色苍凉
好似一个老妓女，缺水多年的干瘪乳房

有多少美人在惦记，你悬在腰间的
宝刀？锋芒寒凉却玄机暗藏
这冰镇的苍茫，需要一坛陈年的琼浆

七月中原，火星向西
街道上传来一遍喧哗，一骑快马
湿透房檐上低鸣的瑞兽，刀柄颤抖

试图剃除这扬起的尘土
可你只想喝酒，一个人在百花楼上
大声诵读海浪般翻滚的诗章

在这里，你不缺美酒和美人，不缺
可以肝胆相照的兄弟，更不缺少敌人
你只缺，你只缺，你只缺……

你只缺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这就像黎明过后，远处闪烁着金光

人间不缺少太阳，却缺一个斗大的“日”

第三辑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谁不是一颗被人操纵的棋子
落在棋盘上
未必就比放在桌旁的风光

• 4月9日，与诸君对饮
——致许建国、朱定生诸友

是夜微雨。酒瓶发出低鸣
要向少言寡语的人举杯
用 52 度的问候
化开他心里冰冷的盐和铁

你看盛唐的酒杯
在宴席上盛满了李白的月光
你若在此时保持拘谨
我只好 在诗里给你空下一行

你若仍不为所动
那我们 不聊风月、不聊姻缘
只需多饮几杯，然后
在幽闭的拐角处柳暗花明

细雨敲窗，自然的喜悦
大家相谈甚欢没有一点儿界限

谁若最后撤去体内的城垣
谁就是最晚抵达春天的傻瓜

• 初心

看那开满山坡的野菊花
多像我爱过的女人
只是再多风月
也吹不散
我们内心深处的小眷恋

流水回转
回忆只是我们老去的一部分
她偶尔蓦然回还
不在梦中
就在你恬淡的笑容里

岁月带不走
相见时嫣然一笑的纯净
即使在涌动的山河里褪去颜色
我们十年如一日的盲目
也从未改变

南雁北飞，桃花水远
浩渺的江湖深处

烟波渐渐淹没踢踏的马蹄声
我们依然热爱
只是少了刀锋一样的悲欢
野心也少了一点

• 蝼蚁

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之中
谁不是蝼蚁
我们努力搬运食物
奋力奔向永远不属于自己的巢穴
我们随时做好
在车轮中粉身碎骨的可能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谁不是一颗被人操纵的棋子
落在棋盘上
未必就比放在桌旁的风光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又有几人
不是像陀螺一样日日转个不停
富人为名利愁
贫贱者要为稻粮谋

大象与蝼蚁都有自己的胜利

歌舞升平的繁华

谁又能说不是彻底的虚空

高大上是虚空

卑微自然也是虚空

可饥肠辘辘者看不到这些

因为希望简单

心死也来得极其容易

• 生日

明天是用旧的今天
今天是用旧的昨天
只要活着就没什么是新鲜的
你看我这旧皮囊
依然装着我用旧了的灵魂

内心的野兽也一直未被驯服
它还像往常一样
不听话
每当我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它就随着跳动的时针
狠狠地撞我胸膛

没有什么是与众不同的
上海不属于我
我也依然不属于这座城市
天一亮我仍要关心
粮食是否足够度过下一个寒冬

还有下个季度的房租
能否如期交付

• 枯井

你是否还记得
那一缕幽暗的光照见的誓言
水波在不停地晃动
蛙鸣悦耳，蛙鸣越晃越大

雨点在傍晚时分落下
预料之中的事情
在此之前
蛙鸣和誓言早已被耗尽

喧哗也早已消逝
大家都该平静下来
细细想一下那些甘甜的泉水
能否在雨后慢慢聚集

思考的枯燥如日常的琐碎
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三伏如三九

所有的眺望都淹没在杯盘中

白昼的烦躁

在夜晚一遍遍被复制

枯井已生不出葳蕤的光华

你还在那里等什么

• 灰麻雀

落在我窗台的灰麻雀

翅膀上

依然残留着闪电的的寒光

急驰而来的风暴

在远处的乌云里又一次聚集

它也想择枝而栖

选一个挡风遮雨的房檐享受阳光

建造一个牢固的巢穴

从此以他乡为故乡

在这里飞翔、觅食、娶妻生子

是呀，只要心安

哪条河流不能捎来故土的消息

生活不能只剩下飞翔

总有一天

我们要收拢起翅膀上的光芒

哪怕落在冰冷而坚硬的窗台上
也足够消磨小时光
至少在这里，还可以用沙哑的喉咙
歌唱尘世的袅袅烟火和晨光

• 雪落故乡

故乡的夜里

只有雪落在庄稼地里的声音

栖息在廊檐下的麻雀

扑棱着翅膀

从一个屋檐飞向另一个屋檐

雪花盘旋落在河面上

一只飞累的鸟

收拢起闪光的羽毛

铺满白雪的河岸更显苍莽

只有枯黄的野草

露出脑袋等南风吹过

• 还给你

还给你

无边的大海

自由的鱼群和色彩是你的

把它们的忧伤留给我

这是我的

还给你

瓦蓝的天空

阳光和翅膀是你的

让风暴和雨水

像今天一样落进我的身体

还给你

一个爱国的夜晚

美酒佳肴和亲人的微笑

把孤独留给我

这是我的

还给你

车水马龙般的人群

亲切问候、祝福短信是你的

把香烟和空房间留给我

这是我的

还给你，还给你

把你想要的

都还给你

把我这颗重病的心也还给你

如果你还需要

• 康桥，康桥

生活是个吝啬鬼
它只遵循它自己的规则
可日复一日的日子
并非可以随时结束的游戏
没有人是可以被丢弃的棋子

总会有这样一个人
在夜色中悄然推开紧闭的门
他与世俗对弈
怀揣一颗石头般的心
沉默。坚硬。冰冷却光芒暗藏

他也曾一次次
试图融化一条大江的固执
却无法改变流水千年未变的行程
它一如既往地带来远方
又将眼前的一切顺手捎向远方

康桥虽然不是一座桥
可她却有江水柔软又坚强的力量

包容了善良也包容了恶
她留下了时光里潮湿的一部分
也帮助在淤泥里挣扎的人

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身体里都装着一个辽阔的草原
在草原上
他从不吝啬清风明月、雨水阳光
让每株植物都活得与众不同

• 空椅子

他的安静
常将我一次又一次
带进同一个梦里

当我试图越过他
张大的嘴巴
及空荡荡的身体时

他又一次次
用一声从骨骼深处
发出的叹息
将我从梦中惊醒

• 致爱人

我们不要在千里之外对望
思念如刀
思念隔着山水在心坎上划出忧伤

爱很重要
两个人的天长地久更为重要
如果累了
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个温暖的怀抱

如果有一天，你想去远方
必须有我陪伴
火车用时太多，飞机攀升得又太高

在幽暗的隧道亦或是三万英尺的云端
我们都要在一起
可以手牵着手看窗外的云卷云舒
也可以依偎着不说一句话

我们就要这样在古老的节气中

守候千年

所有的开始都不轻易结束

爱情无药可救

可以用快乐延缓衰老，用宽容豢养永恒

就像这个秋天

用傍晚的霞云将山河润染的无比静美

• 鱼骨

昨日晚饭
一截鱼骨卡在我的喉咙里
彻寒的夜色
裹着泪水
从臣服的体内奔涌而来
我张大嘴巴
努力弯下颤抖的身子
多么希望
这吞不下也咳不出的疼痛
能退出身体之外
将它弃于冥暗的角落
或者枯朽的草丛
我可以优雅地抽身离开人群
返回卧室

或许是一片田园
虫鸣在月色里肆意地游荡

在那里

曾有一只被喧嚣灼伤的

鹤鸟或云雀它时刻保持警觉

似被狩猎者的子弹擦伤过翅膀

而我只想远离

那截卡在喉咙里的鱼骨

和它并不相识 异物

• 春风

你们吹着
吹着城外浩荡的田野
在阳光中留下浅浅的痕迹

那些在冬天走散的孩子
深翻过的土地上
烙下他们草绿色的记忆

疼痛被轻轻抚平
寒冷化作温暖
爱意沐浴了所有的创伤

此时我只能依偎你
像一棵树
在你的怀里等待落尽的叶子
被再次吹回来

• 三月

你就住在我的身体里
一波一波的春寒
给我四野苍茫，给我人生料峭

这不是你的故乡
如同这座城市不是我的故乡
因为温暖有限
仅有的一个拥抱便显得弥足珍贵

你逢人便递上阳光
温不温暖都有一层幸福的颜色
我人前欢笑
而你的原野上生满冰凌

我是一株被寒冬吹干的野草
在三月的阳光里
拼命地晃动，希望有一天
向上的手势里能生出一片碧绿

• 雨水

因为我爱你

当你围着我打转的时候

故乡的河流

就有浅浅的欢乐在缓缓流淌

因为我爱你

当你被风越吹越远的时候

我的灵魂

就会生出坚强的翅膀跟随你

因为我爱你

每一次当你在靠近的时候

我的心啊

就像阳光中微微颤动的树叶

正因为我爱你

我的悲伤长出了新鲜的绿芽

就这样爱意填满春天

就这样坠入深渊

• 信仰之远

想起昨天和你在一起
心不在焉的晚餐
一根鱼的骨刺卡在
我的喉咙里
它慢慢地给我疼
给我急迫而无助的泪水

昨晚的你
送给我一个真实的夜空
雨滴向上
我们的心沉到底部
缓慢地抵抗

我们都不愿说出
骨刺被海水浸泡过的伤口
它身体里的盐和铁
一点一滴地
渗入我空洞的身体

此时，我怀念
远处的滚动着的松林
忧伤澄明
如秋天的湖水

• 苹果

最终，时间穿透枝干
将你击落

我们仅用三天的时间
便相互遗忘

没有抱怨
只有流失的水份和甘甜

秋风吹过的果园
平静而冰冷

假如那天坐在树下的
不是我

一定会有一只厚实的手掌
为你抚去忧伤

• 沉溺

对不起，我忘记了隐身
忘记了
滴嗒不停的时钟是一个魔术师

之前的我们
是在镜子中追着尾巴转圈的猫咪
爱和被爱都一样

没办法停下来
似乎从来就没人想过要停下来
身体歪斜，内心固执

风雨依旧
吹不进来。幻想流转
流连忘返于尘世的每一个角落

• 昨天

离开很久了
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剧场
台上台下空无一人

当时的哭与笑都只是回忆
安静而美丽

有些人开始了新的布景
我视而不见
承不承认
它都只是一处幻象
不远不近，一直都在那里

• 失控

风毫无预兆地斜吹过来
我狠狠地
踩下油门。你跟着转了个圈

我看到一块被辗碎的木板
挣扎着
试图靠近那颗早已被锈蚀的钉子

钉子毫无意义
满身的锈迹已经吞噬了所有过去
埋下的疼

我也将它当作欢乐
所以被大风吹起的都将停下来
我正重新调整方向

载着你
载着我的悲伤、隐忍、惊惶失措
一路向前

第四辑

一直以来我都潜伏于水底
从南方到北方
又从遥远的北方回来
隐秘的河流，我从未看见
却能真实地感受到
它常在我的体内，一次
又一次横穿我的头颅和心脏

• 隐秘的河流

没有那么遥远
从第一场大雪开始
我更深地进入这个冬天
河流上的北风，刀子一样
从下午的上游砍过来

一直以来我都潜伏于水底
从南方到北方
又从遥远的北方回来
隐秘的河流，我从未看见
却能真实地感受到
它藏在我的体内，一次
又一次横穿我的头颅和心脏

我何时才能走上岸来
去抚摸我的石头
去看一看我久违的稻田

然后置身于它的上方
并能俯视整条河流的存在

父亲翻阅史书后告诉我
这尚需一场暴雨
在久旱之后的傍晚
我的祖辈们依然守在村庄
——河水从天而降

• 一颗下午的钉子

钉子站在钉子的位置
双脚深深陷入
一块木板的内部

我坐在木板的旁边
身体和眼神
深深陷入这个下午

钉子在一次又一次
寻找更深的进入时
终于停在了这里

我在不停思考包围我们
的时间的尖锐叫声
会不会从墙壁的缝隙入侵

钉子无法主动回避

这个下午，这个下午
从头到尾的骚动

而我被这颗下午的钉子
死死地钉在时间的牢笼里
做着沉重地度量

• 阳光、铁及失忆症

午后的卡车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

你，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

在阳光里晕迷、抽搐

道路被重复刷新

汽笛一步步陷入更深的下午

马达一直在旋转

我开始在方向盘里想你

铁，或者更重的金属

在向前的速度里坐享其成

这全是想象

你知道但却不把这些说破

只是嘴角的笑远远地

让我把油门一脚踩到昨天

时间和空间

我无法更清醒地进行区分
你从半路冲出来

拉着我在车轮中横穿而过
音乐本应该在这个时候响起来
像爵士或朋克一样自由
大杯大杯的红酒弄哑我的喉咙
世界开始颠倒，一片模糊

• 下过阵雨的黄昏

内心像一只打开木塞的玻璃器皿
拥挤不堪的孤独
慢慢弥散开来，绿色的叶子在雨水里闪亮着
淹没灰尘和车来车往的云层

时间依旧让你我措手不及
没有月光洒在那个小伙子的身上
这么多年，他一直执着于一个莫须有的梦中
心里的糖和盐
已经不能滋生可以飞起的翅膀

下过阵雨的黄昏
乌云一起涌来的大片孤独四处飘荡
我在空荡荡的房间仔细搜索
多年前
丢失的那一寸光阴

• 大寒

在由左向右的旋转中
你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在看
窗户上的冰花
——闪到你的背后、我的背后
还有这个冬天的早晨
成群结队的寒风被你关在外面
我们微笑、喝温软的粥

手指和手指紧紧勾在一起
从天而降的阳光
温暖、柔软、带着水的气息
我突然想看看漫天飞扬的大雪
想看看你
穿一身大红和年一起站在雪中

大红的吉祥，洁白的祝福
映着我的、我们的幸福
我要把这些告诉亲人、朋友

以及，所有快乐的人
还有我们跃跃欲试的小精灵

• 雨 水

天气越来越温暖
我可以看到你脸上的幸福
被春风的浸润
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我们已经习惯，在阳台上
用阳光抚摸孩子轻轻的胎动
也很容易提到
远处的河流、村庄、绿色的麦田

已经有很多晶莹的水珠
越过整个冬天
来到我们的花园和身边
生活在慢慢改变

亲爱，这些日子
我都在试图告诉朋友们

我是多么幸福
我要这些幸福像雨水一样
滋润在每个人的身上

• 戏子

夜色渐渐降临至
你轻移舞步的戏台
掌声掩盖了
你咿咿呀呀的唱词
而我不是
远道而来的观众
不是高过灯光的喝彩

我身体里的毒
藏在你长长的水袖里
你要带着他们
渡过这个夜晚，渡过
横在我面前的河流
去你自己的彼岸

我离开观众席
离开渐渐燃烧的空气
去冰冷的河水岸边
坐在孤独的石头上

等你渡过河水的脚步声
并唱着忧郁的歌疗伤

• 孤独的一天

我试图使用所能够使用的方式
去你所能去的每一个地方
然后
焦灼的太阳像一把刀
在我的后背上刺出血来
沉闷的空气更毒，更深入骨头

目光越过若大的空间，在午后停下
镜子在黑暗中睡去
你站在远处
仿佛与我无关，仿佛与这一切无关
风不停地在吹

你用力停下来
让铁皮房子阻断了奔涌而来的大水
这一天啊
我因为孤独，而迅速干涸

锈迹斑驳的下午，骷髅似的
思念，夹杂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 红灯区

每一个夜晚，从公司回家
我都要从此处经过
骑着那辆咯吱作响的自行车
仿佛一颗响亮的子弹
在彩色的灯光里自由穿行
那些挺起将军肚的男人们
打着醉醺醺的酒隔
牵着花枝招展的姑娘坐入轿车

这些让我有些心动
色彩斑斓的夜里
要透过朦朦胧胧的玻璃
才能看到屋子里面燃烧的香烟
男人的说话声女人的发嗲声
洁白的皮肤、花花绿绿的钞票
在你来我往中
像越喝越清醒的啤酒四处弥漫

我要保持清醒
待到天明，还要从此再次返回

被清扫干净的大街
连一个被踩过的脚印都找不到

只有墙角垃圾堆里的避孕套
在告诉晒着阳光的行人
红灯区也有禁止通行的地方

• 秀沿路 99 号

秀沿路是笔直的
车轮和脚印
将整个夏天覆盖
早晨 8 点至晚上 17 点
都被 99 号覆盖
面具和外套
在忙碌中安分守己

其实每一个人
都怀揣着一个梦
你需要阳光
他需要空气和水
而我
需要爱情和食物
可能还有人
需要……

通往梦想的路

不是笔直的
有时候你需要转弯

当然也不会是平坦的
有时候你需要跳跃
还有限高路段
我们就要
弯下自己的身子
低头穿过

时光不是马路
越修越长
有太多的喜怒哀乐
仅一条马路
或一个门牌号码
是无法承载的
幸亏，我们可以转弯
向东或向西
两边都有
通向远方的高速公路

第五辑

林溪似乎随时随地手上都在抖动着
一把手术刀，毫不留情的解剖着
自身
和人类的情感

• 鱼骨

昨日晚饭
一截鱼骨卡在我的喉咙里
彻寒的夜色
裹着泪水
从臣服的体内奔涌而来
我张大嘴巴
努力弯下颤抖的身子
多么希望
这吞不下也咳不出的疼痛
能退出身体之外
将它弃于冥暗的角落
或者枯朽的草丛
我可以优雅地抽身离开人群
返回卧室

或许是一片田园
虫鸣在月色里肆意地游荡
在那里
曾有一只被喧嚣灼伤的
鹳鸟或云雀它时刻保持警觉
似被狩猎者的子弹擦伤过翅膀

而我只想远离
那戳卡在喉咙里的鱼骨
和它并不相识 异物

【杨四平点评】

谁不想优雅地、有尊严地、有责任感地活在这世界上。谁不想像阶级意义上的小资那样在海滩上闭目养神地晒着太阳，听着涛声，或者在别墅里沉醉于温柔乡。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本诗用“鱼骨”喻指横亘在从现实通往理想之途上的障碍，用可能是诗人自己吃鱼被鱼刺卡住的个体经验来喻指中国人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在城乡迁移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共同的中国经验。这种经验就是诗中所说的“吞不下也咳不出的疼痛”。这种经验就是“被”卡住、“被”捆绑、“被”现代化的真切感受。无疑，对于崇尚自由自在的人们来说，这种“鱼骨”就是“异物”。虽然诗人在摸高与落地之间找到了平衡，但是本诗的格局明显窄了些，如果能够跌宕开来，境界就会开阔些。

• 大寒

在由左向右的旋转中
你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在看
窗户上的冰花
一一闪到你的背后、我的背后
还有这个冬天的早晨
成群结队的寒风被你关在外面
我们微笑、喝温软的粥

手指和手指紧紧勾在一起
从天而降的阳光
温暖、柔软、带着水的气息
我突然想看看漫天飞扬的大雪
想看看你
穿一身大红和年一起站在雪中

大红的吉祥，洁白的祝福
映着我的、我们的幸福
我要把这些告诉亲人、朋友
以及，所有快乐的人
还有我们跃跃欲试的小精灵

• 雨 水

天气越来越温暖
我可以看到你脸上的幸福
被春风的浸润
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我们已经习惯，在阳台上
用阳光抚摸孩子轻轻的胎动
也很容易提到
远处的河流、村庄、绿色的麦田

已经有很多晶莹的水珠
越过整个冬天
来到我们的花园和身边
生活在慢慢改变

亲爱，这些日子
我都在试图告诉朋友们
我是多么幸福
我要这些幸福像雨水一样
滋润在每个人的身上

【简明点评】

林溪属于那种有清晰的创作意图，又能轻松或较好实现构思的诗人。正如《大寒》和《雨水》，这两首诗是从他具有系列性质或系统逻辑的《二十四节气》组诗中选出的。

林溪诗歌出自生活本源，他相信生活的雨水，会不偏不倚地“滋润在每个人的身上”。这让我想起朱熹的《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雨水》带来的是一种温润的信息和“白里透红”的暗示：我们已经习惯，在阳台上/用阳光抚摸孩子轻轻的胎动/也很容易提到/远处的河流、村庄、绿色的麦田//。

《大寒》则有着“在由左向右的旋转中”，突然被唤醒的穿透力：成群结队的寒风被你关在外面/我们微笑、喝温软的粥//手指和手指紧紧勾在一起/从天而降的阳光/温暖、柔软、带着水的气息/我突然想看看漫天飞扬的大雪/想看看你/穿一身大红和年一起站在雪中//。

林溪诗歌纤巧、细腻而灵动，纤巧不单薄，细腻不芜杂，灵动不油滑，气韵生动，意味绵长。

• 我爱你

整个下午的旅途，被最后一秒吞噬
在离开的瞬间，我骤然破碎
行人太拥挤，我面容宁静，内心悲凉

我忍住泪水，却忍不住爱
等待一场风暴，将这一切席卷
那时没人能记住我的完整。我仍说：我爱你……

这句话多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把往事一层层剥开，露出内核，哀而不怨
相爱是必然的，你只在此时低头

这也是我爱的一部分
绕过假相、背叛、冷漠，你越老越美丽
所以我还在这里，等你说：我也爱你……

【涂灵点评】

林溪在我看来一直是 80 后诗人中潜伏得很深的一个。他的性格跟他的诗歌极其相似，内敛中透着稳健和深沉、成熟中折射出隐秘和激

荡。从《我爱你》这首作品中，给人以一种“滚石”样的人生。正如林溪自己所真情流露出的那样：我忍住泪水，却忍不住爱！

冥冥俗世之中，无论是怎样的情感风暴或漩涡，仰或是处于绝望的边际。只要还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小小爱恋，都是最大的成就和自豪。“所以我还在这里，等你说：我也爱你。”关乎爱的宣言和箴言，古今中外不胜枚举，不空泛不呼号浸染出真性情的作品，永远值得期待与赞许。

• 下过阵雨的黄昏

我的内心像一只打开木塞的玻璃器皿
拥挤不堪的孤独，慢慢弥散开来
绿色的叶子在雨水里
闪亮着淹没灰尘和车来车往的云层

时间依旧让你我措手不及
依旧让我们失手打碎日落时的安静
让那不停赶路的少年，稍事休息

没有月光晒在那个小伙子的身上
这么多年，他一直执着于
一个莫须有的梦中，而心里的糖和盐
已经不能滋生出可以飞起来的翅膀

这个下过阵雨的黄昏
和乌云一起涌来的大片孤独四处飘荡
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仔细搜索，多年前
丢失的一寸光阴

【祁鸿升点评】

生命里飘过的乌云，会使我们经历一场阵雨的洗礼。

诗人林溪站在这样的雨水里，“像一只打开木塞的玻璃器皿”，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弥漫着孤独、彷徨的意绪。这里是作者内心的情感传真，自然、真切，形神兼至。“没有月光晒在那个小伙子的身上/这么多年，他一直执着于/一个莫须有的梦中，而心里的糖和盐/已经不能滋生出可以飞起来的翅膀”，这一切整体模糊局部清晰的表达不在于拯救，而在于呈现，因为我们发现作者最后也没有能逃脱雾海中的飘坠，我们看到了收藏着泪水的黄昏已经再一次降临诗人的面前：

“这个下过阵雨的黄昏/和乌云一起涌来的大片孤独四处飘荡/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仔细搜索，多年前/丢失的一寸光阴”。

这首诗里作者比喻平实，意象通俗，具有亲近读者的品质。这是一个优秀诗人应有的大众化前倾姿态。

【李哲夫点评】

很多诗歌朋友或读者在论坛阅读诗歌或回帖的时候，对于好的诗歌，或是能给自己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作品，或多或少有一种感觉，总会留下一番比较有感慨与感动的文字，这是什么呢？我想这应该就是诗歌在读者内心的一种共鸣，并且不乏有那么一些诗人朋友一直或一致认为，诗与画是相通的。诗，要达到一种境界，或是靠遇巧或技巧，或是靠真功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为与底蕴）。诗歌《下过阵雨的黄昏》诗人在文本展开式里，首先去掉了诗歌创作之一大忌“工整”之成分。由此，可以说诗人的诗写是独到与具有成功的一面的。在句式与诗意与语意的纵横交错里，渐次让一个诗思向文本内核的纵深“渗透”：“内心像一只打开木塞的玻璃器皿/拥挤不堪的孤独/慢慢弥散开来，绿色的叶子在雨水里闪亮着/淹没灰尘和车来车往的云层”。让

内心成为一个器皿，并且是一个玻璃器皿，这是一个易碎与透明的内心，还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玻璃心，这还让我想起一首歌“玻璃心”，“……爱人的心是玻璃作的/既以破碎就难以再愈合……”《下过阵雨的黄昏》，有一种过往的回忆与流逝的伤悲：“这么多年，他一直执着于一个莫须有的梦中/心里的糖和盐/已经不能滋生可以飞起的翅膀”。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曾这样说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诗人林溪的这首诗歌，我不敢说有多高的与多深的境界，至少我是与他一样也曾是：“我在空荡荡的房间仔细搜索/多年前/丢失的那一寸光阴”。这黄昏与阵雨的感情纠葛，也是玻璃与人心“意象”语言里的“心象与粘连”，恰到好处文字与情节掌控，一切都在自然里，文字一点都不琐碎拖沓。动人否？震撼否？那就让我们与诗人一起去寻觅“丢失的那一寸光阴”吧。

• 孤独的一天

我试图使用所能够使用的方式
去你所能去的每一个地方
然后
焦灼的太阳像一把刀
在我的后背上刺出血来
沉闷的空气更毒，更深入骨头

目光越过若大的空间，在午后停下
镜子在黑暗中睡去
你站在远处
仿佛与我无关，仿佛与这一切无关
风不停地在吹

你用力停下来
让铁皮房子阻断了奔涌而来的大水
这一天啊
我因为孤独，而迅速干涸
锈迹斑驳的下午，骷髅似的
思念，夹杂着一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宗月点评：

林溪的诗歌，一直是我爱读的。他常常能把别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一下就点出来了，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这首《孤独的一天》，其实也是丰富的一天，对于诗人，因了这一天，而产生许多不同的感觉。它进入到平时未能“去的每一个地方”，焦灼“深入骨头”，“你站在远处”，风又在“不停地在吹”，孤独是必然的，“迅速干涸”却是因人而异。“我因为孤独，而迅速干涸/锈迹斑驳的下午，骷髅似的/思念，夹杂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从进入到焦灼，更深入，黑暗，阻断，干涸，锈迹斑驳，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情感经历丰富之极。语句急促，又干净，意象准确，没有痕迹。孤独对于诗人，是件幸事，因为孤独，有诗。

• 伤害

不要碰触记忆
更不要和陌生人
客套地寒暄并谈论过去
她已哭得不可收拾
泪水浇湿了整个花园
连同那些赏花的人

• 赏雪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那个单身的女人
就会悄悄地起床
抱着枕头
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里下着大雪

• 沉默

给舌头带上枷锁
让她在狂风暴雨中
变成一个丧偶的少妇

所有言辞和解释
都用目光和注视代替
然后让它锋芒毕露的思想
刑满释放

【董书明点评】

诗歌是情绪的倾泄，是痛疼的默片，是心灵的创可帖。林溪似乎随时随地手上都在抖动着一把手术刀，毫不留情的解剖着自身和人类的情感。著名诗人简明说过：“诗歌其实是这样一种文体，它的神奇和玄妙就在于：只要与它相遇，注定被它打动”。

画家讲究留白。诗画同源，林溪也是留白的高手。“她已哭得不可收拾\泪水浇湿了整个花园\连同那些赏花的人”。女人的泪水是天生征服男人的武器。那么，是什么样的伤害让她的泪水打湿了整座花园和赏花的人呢？我们读过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在这里，林诗与杜诗有异曲同工之感。诗人不着一词，尽得风流。林溪将伤口掀给我们看，至于伤口或伤害的原因是什么，诗人留够飞白，让读者想象或发挥，把伤害无限放大。

和《伤害》在处理方法上类似，林溪在《赏雪》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孤独形象。“那个单身的女人\就会悄悄地起床\抱着枕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下着大雪”。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深夜失眠，一个人起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到电视节目都结束了，银屏上出现雪花点点。一个寂寞的女人深夜看雪，这种现代女性孤独的背后社会原因，让人深思和探究。

《沉默》一诗让人对林溪诗歌更加刮目相看。诗中意象尖锐，思想极具深度。“所有言辞和解释\都用目光和注视代替\然后让它锋芒毕露

的思想\刑满释放”。

“诗歌之精要，就是一个字：减。把“一篮子”水果摆上桌，则“一篮子”是对果园之减；取一只苹果、两枚香蕉、几颗草莓，制成果盘，则果盘是对“一篮子”水果之减。诗的技法就是十行去九行。智力不够的人，才将事情搞得很繁复。”（张德明语）。林溪这组诗短小精悍、裁剪得体，是一组难得的好诗歌。

• 空椅子

它的安静
常将我一次又一次带进
同一个梦里

当我试图越过它
张大的嘴巴
以及
空荡荡的身体时

他又一次次
用一声从骨骼深处发出的
叹息
将我从梦中惊醒

【舞舞点评】

林溪的这首短诗《空椅子》，如果仅从诗歌的技术层面去解读，你可以说《空椅子》采用了借喻、陷喻、拟人等手法，来实现了一把椅子的升华。当然，如果你光靠这样的解读，是无法呈现这首诗的独特魅力。诗歌创作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经验的托”的问题，这个“托”看似喻体，其实就是诗人经验的外化，即诗人所见所为的“经”

和诗人所思所获的“验”。任何文本的技巧都是可以复制的，但精神的“技巧”却难以复制，这就是“诗味”之所在，因为诗歌的精神“技巧”和“机锋”来自于诗人宿命与意志的有效过滤，这是诗人特有的、不容易被复制的情殇。

那林溪又是如何解决这个“经验之托”的问题呢？让我们一起细读一下这首《空椅子》。椅子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很容易让触角灵敏的诗人产生幻觉，“常将我一次又一次带进/同一个梦里”。在梦中或在幻觉的引导之下，诗人“试图越过它/张大的嘴巴/以及/空荡荡的身体时”，看来此时的诗人虽在梦中或被幻觉引诱，但他仍能保持清醒，并不是所有空下来的椅子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坐上去，那个“张大的嘴巴”、“空荡荡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也许之前坐在这把椅子上的那个人，已经被这个把椅子（位子）给吞噬了。椅子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坐在他上面的人，所以它才会发出叹息，并且是从骨骼深处发出来的，这叹息自然会让人警醒。

• 一颗下午的钉子

钉子站在钉子的位置
双脚深深陷入
一块木板的内部

我坐在木板的旁边
身体和眼神
深深陷入这个下午

钉子在一次又一次
寻找更深的进入时
终于停在了这里

我在不停思考包围我们
的时间的尖锐叫声
会不会从墙壁的缝隙入侵

钉子无法主动回避
这个下午，这个下午
从头到尾的骚动

而我被这颗下午的钉子
死死地钉在时间的牢笼里
做着沉重地度量

【卢辉点评】

其实，从事任何文体写作的人都或多或少沾有一点“恋物癖”，尤其以诗人为甚，这绝对不是病态，这是任何一位写作者某个隐形理念的一次“及物”偶得，是一次绝对精神欲的“前倾”行为。带着这样的倾向，我们不难看到中国诗歌领域，古有“东篱”、“栅栏”、“灯火”等等“共相”，当下中国诗坛也有不少“蚂蚁”、“苹果”、“钉子”等等“共相”，古往今来，就其“恋物”的共相而言，归根结底就是“此物”提供了“非物空间”的可能，即无以测定的精神容量。就拿林溪的《一颗下午的钉子》来说，这首诗是我看到诸多中国诗人写“钉子”最出色的一首，说它出色正是诗人在恋物的“共相”之外，为我们呈现了从及物到不及物的“精神容量”：“我坐在木板的旁边/身体和眼神深深陷入这个下午/钉子在一次又一次/寻找更深的进入时/终于停在了这里”、“而我被这颗下午的钉子/死死地钉在时间的牢笼里/做着沉重地度量”。作为“及物性”的写作（即恋物）而非“及事性”的写作，它们的重要分水岭就是及物性写作关注的是心理事件，而及事性写作关注的是常态事件；及物性写作追求感觉路径，而及事性写作追求视觉路径。在这个界点上，及物性写作的诗人都有自己秘密的营养系统来支撑及物性写作，而这个营养系统的调配

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个很特别的写作诱因：比如，一个好的“物象”题目可能诱发写作冲动，一种特别的气氛可能诱发写作冲动，一处特别的物我关系可能诱发写作冲动……这种冲动的叠加就是一种及物性写作的“联合幻觉”，可以说这根“钉子”正好应合了诗人林溪的“联合幻觉”。我看重的也正是这首诗歌的“原生的状态和气息”，看重的是物我之间直接的、原始的能动反应，是那种热腾腾刚蒸出来的语言，读来神气十足，富于音乐性，像一场豪雨一气呵成，而不是继续续续，零零散散的“叙说”。的确，我平时很反对诗歌通过某物反映什么、表达什么的逻辑，因为这样的逻辑容易把诗歌的语言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仅仅把语言当成是一种工具，而林溪这首诗中的语言、物（钉子）、诗人三者之间都是平等互动的，我们要的就是“钉子站在钉子的位置”，我们要的就是“而我被这颗下午的钉子/死死地钉在时间的牢笼里/做着沉重地度量”的原态。这种“陷入”，这种“入侵”，这种从头到尾“骚动”，哪怕“钉死”的骚动，不过是一颗钉子在小小位置上的“开始与结束”，别无它图，也别无它意。这也正是林溪所追求的及物性写作的基本姿态。很显然，林溪的《一颗下午的钉子》肯定不止于“物”，而起于“我”，也就是说他是以生命的感知与经验作为创作的原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追问自己的程度——给自己创造困境的程度，这种困境就需要诗人在及物写作的“入”与非及物写作的“出”之间进行有效的游离、大胆的跨越和自由的升腾。因为诗歌终归是一种精神的领域，只能取一种心灵的尺度，因为人类肯定需要一些永恒的东西——“精神万象”作为自己生存的基本保证，这是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前提。

附录：

诗人黄祝勇

黄祝勇（1981——），笔名林溪，安徽亳州人。中国 80 后代表诗人之一，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2004 年到上海工作至今，2005 年加入上海新城市诗社，2008 年任民刊《新城市诗刊》主编，2009 年成为新城市诗社第二任社长。2001 年在《青春诗歌》发表处女作，后相继在《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潮》、《青年文学》、《黄河文学》、《绿风》、《牡丹》、《延安文学》、《延河》、《中国诗歌》、《中国诗人》、《上海诗人》、《广西文学》、《散文诗世界》《抚顺日报》等杂志、报刊、选本中发表作品数百首。

诗学造诣

林溪属于那种有清晰的创作意图，又能轻松或较好实现构思的诗人。林溪诗歌诗歌纤巧、细腻而灵动，纤巧不单薄，细腻不芜杂，灵动不油滑，气韵生动，意味绵长。

林溪的诗歌源于生活，他必然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是一个懂得享受快乐和承受痛苦的人，读林溪的诗歌，让我们的内心也有一种无声的波澜在涌动。

林溪驾驭文字的能力更多是体现在他对诗歌主色调的掌控能力。他善于将很多的物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灵动却不显凌乱，他善于用哲学

般笔调，写出对生活的理解和感触。

作品

出版的诗集有《多想成为你的河流》、《隐秘的河流》、《一颗下午的钉子》、《情人劫》。作品入选同济大学诗歌美学教材《同济大学通识教育诗歌读本》，策划并主编了《安徽 80 后诗歌档案》、中国《80 后年度最佳诗歌》。

（以上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出版单位介绍

机构简介：诗意中国文化机构（诗歌报网站）

“诗意中国文化传播机构”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诗歌非盈利机构，由国际、国内知名的华语诗人和画家发起，包含《诗意》杂志、《诗歌报月刊》、诗歌报网站、《中国网络诗歌年鉴》编辑部、中国网络诗歌研讨会组委会、中国书画家网、诗歌报微信公众平台等诸多部分，作为中国诗意文化第一品牌，诗意中国·诗歌报见证了中国先锋诗歌的数十年发展进程，推动了中国网络诗歌的传播与发展，形成刊物、网站、研讨会、年鉴、诗歌奖等多位一体的良性运转格局，获得过国际国内诸多重要奖项，管理层主要成员于怀玉的诗歌作品入选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大学语文》课本和湛江师范学院主编的《文学写作概论》等高等院校教材，机构旗下中国书画家网、7135 等公益性网站平台，创办十多年来，立足长三角，辐射全中国，传播诗意文化、打造海派文化、弘扬艺术正气、沟通四海商企，在海内外赢得无数赞誉。

作为公益性质的文学研究与出版机构，诗歌报编辑出版了数百位诗人作家的作品，整理建立了国内第一家网上大型先锋诗歌史料图书馆，供全球从事汉语诗歌研究的专家学者下载取用，并积极团结海内外汉语诗人，开展汉语诗歌的翻译出版工程，搭建中外诗人间的交流桥梁与纽带。

诗歌报首倡的大中华诗歌圈概念与对中国先锋诗歌的推动，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和支持，《诗歌报月刊》被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评为“国际最佳诗刊”。诗歌报网站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诗意中国文化传播机构，承载中华文明古国的诗意梦想，启迪汉语诗意文化四海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借助崭新的传播媒介，创新企业文化与社团交流格局，主办和承办过“中华世纪坛国际诗歌节”、“杜甫国际诗歌节”等一系列国家级、省级大型文化活动，有着强大的策划执行团队，诗意中国文化传播机构团队，正在创造新的奇迹，走向新的辉煌。

诗歌报网站策划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版权页

